

歷史空間

吳翼民

白襯衫的故事

雖然年逾六旬，卻常常想起少年時代的事兒，其中關於白襯衫的故事尤其讓我難以忘懷。
那是三年自然災害、遍地饑饉的歲月。素有「天堂」美譽的蘇州，境況也好不了多少，用「家家常食粥，人面多菜色」來形容不為過。那時，我正是上小學高年級和升初中的時候，身體正發育，智力在提高，雖常常感到飢餓難耐，身體呈豆芽狀，可讀書非常的用功，年年被評為「三好生」，並一直擔任着少先隊大隊長的職務。那時如果身穿着白襯衫和藍褲子，胸前戴着鮮艷的紅領巾，臂上再佩一塊「三道槓」符號，那是孩子們最時髦榮耀的打扮了。
然而，我這個少先隊大隊長卻經常為一件稱意的白襯衫而犯愁，臨近「六一」節的日子更是愁上加愁。
那時，我家家境非常的拮据，兄弟姐妹八個，父親一度失業，迫使大姐和二姐早早輟學就業，大哥雖然清華研究生畢業，卻正籌備着結婚，二哥考上了南京的大學，以下尚有五個兄弟姐妹或讀書，或年幼在家，上面還有老祖母需瞻養。這麼一大家子，全靠母親調排得井井有條，至於我們讀書，多半靠減免學費湊合着讀了，為此我最怕的是催繳學費的單子公佈在教室的牆上或者老師當眾宣讀。如此狀況，還敢奢望每年有新的白襯衫穿麼？
1962年春天我讀初中的時候，我向母親鄭重提出，今年無論如何要做上一件新的合體的白襯衫，而且不要普通的白布，要府綢料子的那種，（那時是沒有「的確涼」之類的）因為這一年我被選上了蘇州市少先隊的主席，按慣例，「六一」節那天我將出席並指揮全市少先隊員代表的大檢閱，這是苟且不得的。母親也感到了這件白襯衫的重要性，鄭重答應了我。
母親自有母親的計劃，一個星期天，她備下了一碗玉米籽，（這是從口糧中節省下來的）叫來了巷口爆米花的老頭，為使爆米花既香又富光澤，她特地還添了半匙菜油，於是爐火熊熊，風箱吱吱，不多時「蓬」的一聲巨響，

一團乳白的香霧湧動，半袋苞米花亮燦燦地顯現在我們的面前。弟弟妹妹們以為這是母親對孩子們的賞賜，爭着要吃，母親給他們每人抓了半把，然後就一包一包有稜有角地包了起來，舉，拉着我的手說：「掙白襯衫去！」
至此，我才明白，母親要帶我去賣苞米花，積下賣苞米花的錢給我縫製白襯衫呢。我是無法推辭了，只能跌跌撞撞跟着母親向市中心走去。
暮春的傍晚，天氣有些燥熱，我心中更是煩躁不安，一路上我怕遇見熟人，尤其怕遇到同學、同學中的女同學。我沒有托辭，手中的提籃小賣隱隱形跡。穿過了窄巷的小巷，不多時便到了繁華的商業娛樂區。母親說去電影院門口，我不肯，執意去了書場門口。我心中有數，電影院門口多孩子，不定就會遇上同學，而書場的評彈聽眾多為中老年人，遇上同學的概率相對小得多，也就安全得多。果如所料，那裡幾乎不見孩子的蹤影，然而，孩子少，生意顯見清淡。母親不免焦急，我反而顯得泰然，低着頭不敢放膽看人看景。突然，有個女聲輕輕道：「買苞米花，五包。」
我徐徐抬起頭，面前站的竟是小學時的班主任戴老師！我一下紅透了臉，不知所措。戴老師笑道：「我買苞米花，五包呀。」
還沒等我回過神來，一張五角的鈔票放到了籃裡。我忙不迭取了五包給她，想找還她四角錢，她卻進了書場的大門。我想追去找還她錢，但書場內琵琶弦子已經響了起來，我至今仍記得，那天先生唱的開篇是蔣調《鶯鶯操琴》，我選記起，就是這位戴老師，從來不把催繳學費的單子貼在牆上，也不當眾宣讀……
那晚的買賣因戴老師的慷慨而頗見豐盈。我和母親沐着夜色回家了，誰知，大哥的女朋友，也就是我未來的大嫂恰從上海來到蘇州，轉道再去北京。母親熱情地款待了我未來的大嫂，然後很禮儀地為她喊了一輛三輪車送去車站，毫不猶豫地掏錢付車資，我看到這五角錢車資就是戴老師給的那張紙幣。我的「處女買賣」收穫就這樣付諸東流。
儘管如此，母親對我許下的諾言沒有變，從此也不再攔我去賣苞米花。我揣知，一定是遇到戴老師的事同樣刺激了她。我相信母親會圓了我白襯衫的夢想。
轉眼間「六一」節就到了，通知下來果真要進行大檢閱。這些日子我興奮、母親更興奮，逢上左鄰右舍就說這事兒，同時，母親房間的燈火一直亮到很晚。那天清晨，一件摺得有稜有角的白府綢襯衫果真放在我的床邊，我一

穿，嫌寬肥了點，（這是母親的慣技，做新衣總放寬肥點兒，以便我們可多穿幾年）但不礙事，配上藍褲子、紅領巾和「三道槓」確非常精神。我與沖沖乘坐公共汽車趕到了體育場。站在體育場高高的主席台上向下望去，一片藍白紅，非常壯觀好看，我自豪感油然而生，也慶幸我終於穿上了屬於自己的府綢白襯衫。這時檢閱還沒開始，洪波副市長和團市委蘇書記跟我親切地聊起了天，聊着聊着，洪市長拍拍我的肩膀說：「小同學，你穿的可是姐姐的白襯衫？……」
我一下傻了眼：什麼，我穿的女式襯衫？莫非母親真的用姐姐的襯衫改頭換面蒙騙了我？我滿臉彤紅，一邊拉襟牽袖的，禁不住眼淚就奪眶而出。
團市委書記留意到了我的窘相，忙解釋說：「一定是匆忙間穿錯了，不礙事，看不出來。」
我剛吐了口氣，洪市長很認真地接上了他的話茬：「不，沒有穿錯。這襯衫是女式的，改了改，綉襖還在，不容易啊。男孩穿女孩的衣服，說明家庭困難。這年頭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艱難，政府有責任呀；男孩穿女孩的衣服，也說明這個男孩勇敢、不計較、有出息，這不，小小年紀就指揮萬人檢閱哩。」
我一下受到了鼓舞，挺起了胸膛。檢閱即將開始，我大步向主席台正中走去，接受各區大隊長的匯報，向團市委蘇書記報告，請洪市長檢閱。然後我走下主席台，敬着隊禮，引導着儀仗隊和接受檢閱的長龍，通過高高的檢閱台。
隊旗獵獵，隊鼓隆隆，隊號嘹亮……
回到家裡，母親向我道明了真相，她真的給我穿了改良的女式襯衫，她端端不安地問我，別人發現了沒有？我把洪市長的話告訴了她，她喃喃道：「我……我真糊塗，我……我怎麼這樣糊塗呢？」我依偎到母親的身上，說不出是委屈還是激動，淚眼模糊：「謝謝您，媽媽……」



從母親的一針一線中獲得的是感動還是自豪？ 網上圖片

亦 有 可 閱 彭 晃 優雅的信箋

唐朝名妓薛濤隱居成都浣花溪，向當地人學得造紙工藝後，青出於藍，另闢蹊徑，用木芙蓉的皮焗爛煮漿，製成薄紙，並於每年四季採擷半開的桃花、芙蓉、荷花、鳳仙、菊花等春成花泥，兌以浣花溪的水，以毛筆一次次塗在紙上，使顏色鮮紅均勻，而後壓在書中陰乾。偶爾還會將些小花壓灑在紙上一起印乾，製成百花箋。根據材料的不同，薛濤箋有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殘雲十種顏色。被詩家稱為「十樣箋箋」，其中又以深紅最為著名，大約是這顏色像極了胭脂，更符合造紙人的身份吧。
薛濤就用這香艷別致的紙，與一代文豪元稹、白居易、劉禹錫、杜牧等詩人為這裡面少了一種莊重的意味，和手工的質感。手寫的情書展現時風行？更何況她還給這紙定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只能用來寫詩。所以又稱「詩箋」。唐末詩人韋莊無緣見薛濤一面，卻有《乞彩箋歌》長律云：「浣花溪上如花客，綠閣深藏人不識。留得溪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人間無處買煙霞，須知得自神仙手。也知價重連城璧，一紙萬金猶不惜。」
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這三樣說起來也都不算難得，然而卻要指定天時、地利，若再想及製箋人乃一才貌雙全身世傳奇之名妓，更知可貴，便是一紙千金亦不為過了。張愛玲在《金鎖記》的開頭寫：「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到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溼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



從母親的一針一線中獲得的是感動還是自豪？ 網上圖片

詩 情 畫 意 宋樹桐 浣歌 歲月流着一個不盡的傳說 水邊樓着一則無眠的寓言 輕揚低浣是一首永遠的歌嗎 我打你身旁走過 那含羞待放的春夢呀 不怕手中木槌 最怕時光敲打 洗亮了山水 洗亮了風情 可寂寞溪邊你在凝望什麼

遊 蹤 王江鵬 靜對一湖碧水 如同所有赴京賞玩的遊人一樣。甫入京華，便於日麗風和中參觀了故宮，次日便急急的尋路去了清宮名苑頤和園，仿若拜會一位心儀已久卻無緣謀面的學友。期盼之切，遙想之殷，確是未曾有過的。初知這方海內名園是於一篇關於海甯王靜安先生的文章之中，只是向來僅於書中窺其秀色，畢竟雲海望龍，僅得半鱗隻爪，終不為美也。 但凡中國的景點向來都是遊人如織，人滿為患的，此處亦然。穿過了幾座氣勢恢弘的牌樓與院後，那些葳蕤的草木和染綠的籐蔓早已被拋在了腦後。登時萬頃碧水霧的闖入眼簾，大片大片無垠的綠讓你嘆為觀止。萬壽山高聳的樓宇和藏在林中的翹角飛簷，並着參天的墨綠的古木，投下參差斑駁的影像，湖面上一片鱗峴。沿湖畔安靜的挪動着舒緩的步子，娉娉嫋嫋的枝葉如碧綠般掠過面頰，那種感覺如同吃了《西遊記》裡道人庭院中的人參果，通身上下百八十個毛孔登時舒展開來。那妙處只可於劉鐵雲《老殘遊記》裡老殘於大明湖聽黑妞白妞唱戲一章探尋了。那風掠過行人面後似乎仍意猶未盡，翻身便倒於昆明湖那千頃荷塘中。那些謝與未謝的蓮花任憑粉嫩的花瓣落入池中，暈開層層漣漪。碩大的荷葉在風裡亦輕盈的舞着。池中難見的蘆葦的葦絮也禁不住微風的挑逗，絨絨的灑灑了濕漉的天宇。 沿着湖畔尋了約半個時辰，終於見到了那懸懸着「魚藻軒」三字匾額的古典台榭，徘徊久之，難以名狀。四周溢滿了遊人的笑語盈盈，可誰想得到曾在此裡發生過震驚中外學術界的一件大事。 想必那一日的靜安先生亦是靜對着這一湖碧水，在這方清宮舊苑中久久沉思。彼時，他想到過什麼，後人已經無從知曉。而那縱身一躍，卻成為了百年學術史上最揪心的一頁，引得多少時賢痛為神州惜大儒。 誰又曾想到，在舉國亂若沸鼎的文革期間，先生的幼

詞 話 詩 說 梁偉詩 切膚之痛

在一個電台節目中 C AllStar被笑指為「正氣哥文天祥」，事關 C AllStar的歌曲總給人大量「正氣歌」的印象，似乎首首都可吻合青年活動、太陽計劃一類的健康主題，成為主題曲。回顧 C AllStar出道至今的多首派台歌曲，除了記載「愛情天梯」故事的成名作《天梯》，梁栢堅所寫的《我們的胡士托》藉「胡士托音樂節」，強調反戰和平的「胡士托」流行音樂精神；小克的《八十後時代曲》以種種八十年代流行歌詞片段，重新組裝鑲嵌「八十後」成長歷程所浸潤的社會意識。《我們的胡士托》、《八十後時代曲》等歌曲成功「入屋」，為 C AllStar帶來「非情歌專業戶」的另類知性氣息。 因此，最近 C AllStar發表的《切膚之痛》，可說是相當入型入格的一首「健康歌」。《切膚之痛》作為一首非情歌，所描繪的原是社會以至世界上典型的二元對立： 我有我在世一貫立場 你有你習慣了的色相 如果相對善良 當中一切可分享 我有我令氣溫再上揚 你有你像隔靴般搔癢 來推翻這道牆 雙方竟想要打仗 藍色長空 戰意在動 黃色人種 切膚叫痛 誰威迫你認同 數不清的指控 擠迫都市中 價值會有不類同 紅色長空 永帶着夢 黃色繁星 化悲與痛 誰修補這裂縫 你我宇宙共融 寬廣心胸 再不需要割著勇 《切膚之痛》坦言族群之間的認同和排拒，每每彼此因為背景和立場的不同，使得激烈的情緒再度升溫。而香港作為一個熱門的東亞移民城市，在我們的世界裡，本來就有著多種族多宗教的元素，正如我們從小在社會教科書中所學到的四字詞——華洋雜處——放眼香港城市周遭，就有外籍人士、內地新移民、南亞裔人士、菲泰印籍傭工等。因此，如果回到現實，《切膚之痛》似是巧妙地把張力，拉開到不同顏色和膚色的對碰。顏色指向日常生活的種種愛好、乃至多元性取向，膚色描繪自然是種族國族身份。也就是說，《切膚之痛》所關聯的已不限於矛盾複雜的兩地關係，而是一種世界大同的願景——大家都是血肉有肉會痛會哭的人。說起來好像陳腔濫調，用小克的話來說，《切膚之痛》原不乏「勸交」的意味。 移居杭州的小克，自是對族群之間的微妙關係深有所感。這令我想起，於去年成立的香港數碼廣播電台，便有一條頻道被命名為「大同台」，最初的設想就是既有少數族裔的語言廣播，如印巴語言、泰語菲語；也有不同宗教頻道，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元素在空氣中散播蕩漾。作為一個全新電台頻道的營運，「大同台」成效或未知，但懷抱着尊重不同地域語言文化、照顧不同宗教信仰受眾的精神，對於香港能否名副其實是東亞區內的開放城市，則有著標誌性的意義。同理，《切膚之痛》就是這樣的一首叫人包容和尊重的歌曲。當中提及的

《切膚之痛》 曲：賴映彤@groovision 詞：小克 唱：C AllStar 我有我在世一貫立場 你有你習慣了的色相 如果相對善良 當中一切可分享 我有我令氣溫再上揚 你有你像隔靴般搔癢 來推翻這道牆 雙方竟想要打仗 藍色長空 戰意在動 黃色人種 切膚叫痛 誰威迫你認同 數不清的指控 擠迫都市中 價值會有不類同 紅色長空 永帶着夢 黃色繁星 化悲與痛 誰修補這裂縫 你我宇宙共融 寬廣心胸 再不需要割著勇 各有各互珍貴食糧 各有各互抱野史真相 來推翻這道牆 於今天找個方向 Repeat* 冷戰與冷戰哪可溝通 爭執跟爭執哪可服眾 市鎮與市鎮沿路接壤 不可失控